

《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鈍鳥與靈龜

Venerable Pings Xiao
平實導師◎著

正智出版社

鈍
鳥
興
鑿
龜

——
斗員導師
著

ISBN 978-986-82992-9-0

鈍鳥與靈龜 / 平實導師作

· --初版. --

(臺北市：正智，2007. 10〔民96〕)

面； 公分

ISBN 978-986-82992-9-0 (平裝)

1. 禪宗

226. 96

96019468

鈍鳥與靈龜

作者：平實導師

校對：正覺同修會 編譯組

出版者：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11 28327495 28316727

傳真：○11 28344822

111 台北郵政 73-151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一九〇六八二四一

正覺講堂：總機○11 25957295 (夜間)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1-9號2樓

電話：○11 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傳真：○11 82186458 82186459

初版首刷：公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二千冊

初版再刷：公元二〇〇八年十月 二千冊

定價：二五〇元

《有著作權 不可翻印》

鈍鳥逆風飛 靈龜順水游

此二句是古時禪門名言，晚近數百年間已無人言之。鈍鳥逆風飛，欲到目的地，雖有飛行速疾之能力，然而極爲辛苦努力之後，往往體力不繼、中途虛脫而死，達者百無其一；此喻多數禪者世智辯聰而生慢心，自視過高，不依善知識指授而求悟，欲憑己力以求證悟，卻是至死難悟，法身慧命終究未能成就，落入意識心中自以爲悟，終生執取自己錯悟意識境界；或誤以證得禪定無念境界爲悟，於般若實智終究無所成就，終生堅持定境即是悟境，以坐脫立亡爲證悟，法身慧命斷送在自己的世智辯聰裏，此二者皆是**鈍鳥逆風飛**。

靈龜行動緩慢，不能速疾飛行，既無世智聰利而又不擅言語，但有真實智慧力之輔佐，懂得擇定正確的河水，順水而游，輕而易舉就到達性海；喻如無慢之人，雖然智力非屬極佳，口才亦不能勝人；復無禪定境界可供炫異惑眾，不能隨時提前捨壽示眾，然而懂得分辨真假善知識與學禪方向，簡別正確之參禪方法，能藉善知識之助力而輕易達到悟入實相般若之目標，是名**靈龜順水游**。佛門修學般若之人，或作鈍鳥、或作靈龜，都只在學人一念之間。

佛說正常人都有八識心王，不少於八識，亦不超過八識；說前六識能見聞覺知，為依他起性、緣起性空；又說第七識是遍計執性的心，是業種現行之動力，名為現識，說為意根，又名末那識；此識亦是造業者，是流轉生死之根源，故名業識；又說第八識是萬法之根源，說色身、前七識及一切法都由第八識而生、而滅。佛又說二乘聖人依第八識而有無餘涅槃可證，不墮斷滅境界中；又說大乘菩薩依第八識而成佛道，又說第八識心即是空性、實相、涅槃、萬法，亦名如來藏、阿賴耶識。

由此可知宗門**明心所悟者若非第八識心，必皆是妄心**；只有親證第八識以後，將前七識妄心轉依第八識如來藏，攝歸於如來藏心以後，方能真正了知「八識心王總名一心，名為阿賴耶識、異熟識、無垢識」之理，方是證悟之賢聖也！捨此第八識真心如來藏之親證，而言證真如，言有大乘宗門之悟，斯名未悟言語、未證謂證之徒，皆屬大妄語業。

——平實導師——

世尊既說人人皆有八識心王，不少亦不過於八識，然前六識爲生滅而不能常住之緣起性空法，第七識則爲諸阿羅漢捨壽時所必滅除之意根，皆是可滅法；唯獨第八識如來藏心體是常住法，亦是出生五色根、意根、六塵、六識之心體，再藉六根、六塵、六識而輾轉出生了萬法；推尋五陰與萬法之根源，實即第八識如來藏，故說第八識才是法界萬法之實相心體。華嚴又說：證得阿賴耶識心體的人，即是證得本覺智的聖者。

有智之人，準此以思，即可了知：縱使四禪八定具足，再加上五神通，充其量只是世間法中的聖人，以此而欲證得解脫果者，即成爲鈍鳥逆風飛之佛法中愚人，絕非靈龜也！智者不必辛苦具足四禪八定及五神通，即可親證解脫，方是靈龜之屬。禪宗門下所悟之事更當如此，所悟之真實心必是法界根源之實相心第八識心體也！不必鎮日靜坐而與妄想對抗：一生辛苦對抗終究滅不了妄想，仍會時時生起妄想以自苦惱，卻又不知過失而不能改正之，真乃鈍鳥也！準此實義，可知鈍鳥與靈龜之真實義也。

自序——從一則故事說起

本書寫作之緣起有二：主因肇端於現代禪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本地風光》月刊中，刊登了佛學研究者藍吉富先生之扭曲史實文章〈鈍鳥與靈龜〉；助因則是本會親教師陳淑瑛贈與平實一本佛光書局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初版《大慧普覺宗杲大師傳》，閱後引生對大慧禪師的往世部分記憶；由此而憶起數年前現代禪月刊所登藍先生文章，深覺其所言大異古時事實與歷史記載，故有寫作此書以利學人之念，故說此二緣起為本書成就之主要因緣與次要助緣也！

比來所見諸師弘揚佛法者，除西藏密宗本質全為外道，並非佛法（詳見《狂密與真密》四輯五十六萬字的詳細說明），擱而不論，則現代佛門唯有二大類之差別：第一類為否定如來藏之緣起性空論者，第二類為誤會宗門、誤會如來藏之錯悟者。第一類即是目前台灣所弘南傳佛法，以否定如來藏為前提之萬法緣起性空論，以及印順等人所弘藏密黃教應成派所說一切法空之中觀論者，此二者皆墮斷滅見本質中。第二類即是法鼓山聖嚴、中台山惟覺、佛光山星雲、慈濟證嚴等四人所謂之宗門開悟事，皆墮常見外道見中，同墮意識境界中，同皆未斷小乘見道所應斷之我見，更未證得大乘見道所應證之實相中道觀。

然而第二類人中復有差異性，謂佛光山星雲法師，既是印順派之緣起性空觀，復又以禪宗如來藏系之證悟者自居，然而睽其所「悟」仍是意識心；慈濟證嚴法師亦以印順思想為中心，與星雲一樣的主張生滅緣起法的意識心為常住真心，公然違背世尊聖教及醫學常識，而又在書中向徒眾們暗示她已經入地證聖，又大膽的在書中公然違背佛意而堅稱「意識卻是不生滅的」。此二人異於惟覺法師之純以禪宗證悟者自居，亦異於聖嚴法師說法時處處暗示為證悟聖者而不公然承認已悟。如是諸人實皆因中說果，皆是以未斷我見、亦未證實相之凡夫身而自稱已經證聖之大妄語人。

云何言當代南傳佛法及印順派緣起性空論者為斷滅見？謂台南大願法師……等一類人，純以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法之緣起性空見，教人以四念處……等小乘禪觀，都說一切法緣起性空，皆無實性，心中都不肯承認大乘方廣經中如來藏妙法方是究竟正法。緣起性空本屬正見，應當廣弘之；然因大願……等師心中同時否定如來藏妙法，不肯承認有第八識如來藏之存在，單弘蘊處界緣起性空之法，則使阿羅漢捨棄十八界自身而入無餘涅槃已，皆成斷滅境界，則成破壞二乘涅槃者，頓使二乘涅槃勝法成為斷滅境界之戲論；謂彼所說無餘涅槃已成空無斷滅之

法，而非世尊在四阿含諸經中所說尚有涅槃中之實際、本際獨存而不墮斷滅境界也；如斯所說大違世尊於四阿含諸經中之所說者，故說彼大願法師……等人不承認第八識如來藏為涅槃之體，已成爲破壞二乘涅槃之斷滅見本質者。

南傳小乘解脫道法門弘傳者之大願法師……等如是，自稱大乘佛法之印順派所弘緣起性空論，亦復不免同墮其中，同以二乘小法解脫道取代大乘般若如來藏妙義，同以二乘小法解脫道取代大乘第一義諦成佛之道，卻又嚴重誤會了二乘解脫道正理。但是印順法師一向以大乘般若名相作掩護，時人大多不知其墮處同於大願法師等人所弘南傳佛法者，亦復不知彼等同皆嚴重誤會南傳佛法之解脫道正理，故於此序中亦應有以說之，以正視聽。然而印順、星雲、證嚴、聖嚴、惟覺、昭慧、大願……等人，不論何人，皆不能自外於以上二類，皆是因中說果者。

對於昭慧法師所說：應到學術界來辨正印順導師的思想，不要依教徒觀點來辨正印順「導師」的思想。本會接受昭慧「法師」的要求，將由已悟之學員，各自以博士、碩士、學士、高中、初中等學歷身分，從悟後所得智慧，接受學術論文寫作方法的傳授以後，各自寫出學術論文而作辨正，於一年之後，分批漸次發表之。可以預見的是：論文發表以後，昭慧等人仍將無法應對或爲文回覆；讓她（他）們活到三百歲繼續研究佛學學術以後，亦將同樣的無法回應。這是本會針

對昭慧「法師」在電視節目上的公開要求而加以回應：依學術研究之表達方式，以學術論文詳細的說明印順法師如何的公然而且全面違背佛陀的經教，如是漸次加以辨正論述，再予結集，梓而成書以發行之。佛教界及佛教學術界都可以等待一年後的本會會員佛學學術論文逐漸發表出來。（編案：二〇〇八年起將於《正覺學報》中陸續發表）

至於佛法的學術研究是否等於佛法的親證？昭慧「法師」如是要求，是否符合佛教僧寶應有的心態？她出現了這樣的心態，離開了佛教教徒的觀點來講佛法，離開實證的觀點來講佛法，是否仍然可以算是佛教的教徒？是否仍可說是佛教中的法師？是否仍可說是佛教的僧寶？或只是純粹佛法學問的研究學者？平實將另為文辨正之，此序文中暫且略而不說。

至於印順派之中觀論，乃其三十歲時主動承繼西藏密宗黃教教義而衍生者；將其思想往上推溯之，則是西藏歷代達賴喇嘛所修學者，再往上推則是克主杰、宗喀巴、阿底峽，再上推於西天則是寂天、安惠、月稱、智軍、佛護……等人。印順派之謬見，古天竺時已經有之，本源於聲聞部派佛教時的二乘凡夫僧無法證得如來藏，故不承認第八識如來藏之實有，亦不承認無餘涅槃之中實有本際不滅，

只願宗本於世俗法之蘊處界悉皆緣起性空等法義，而不信受四阿含世俗諦所說的無餘涅槃中的本際、實際；此等人乃是誤會四阿含涅槃真義者，應成派中觀乃是公然否定二乘涅槃本際（如來藏）之二乘凡夫法師所弘揚者，即是古天竺佛護、智軍、月稱、安慧、寂天……等人之邪說也，後來由阿底峽傳入西藏，最後成爲宗喀巴大力弘揚的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學說。然而印順繼承之後，同樣效法天竺智軍……等人，都將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小法，冠以大乘名相而說，於表相上自稱是大乘法教之中觀弘傳者，如是而以誤會小乘解脫道後之法義，作爲大乘成佛之道而弘揚之，這就是印順《妙雲集》……諸書法義的真相。

印順的應成派中觀亦屬斷滅見所攝，謂印順派所宗佛護、安惠、月稱、智軍、寂天、阿底峽、宗喀巴……等人之邪說主張：唯有六識，並無第七識意根。令佛說十八界法頓餘十七界法，這是自外於佛法的創見。又說：實無第八識如來藏，如是否定無餘涅槃之本際識以後，令二乘涅槃頓成斷滅境界，也是自外於真正佛法的創見。後又說：蘊處界悉皆緣起性空，並無一法實有而可獨存者，則其所說無餘涅槃已成爲斷滅空的邪見。印順派學人如是創見而說之後，爲恐斷滅見之譏，又別行建立意識細心常住不壞，藉以維持三世因果不壞之說。然而，佛已說有第八識爲三世因果之主體識，並且是可證也可知的，印順何必另行發明不可證也不

可知的意識細心，來取代佛說可證也可知的如來藏識？如是創見顯然無義。

印順的意識細心說，不能成立爲法界萬法之根源，創此見解並無實義；復次，三世因果之主體心必定是常住不滅的，方能成立三世因果；但印順的意識細心說決定不是常住而不生滅的法，佛已說過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根、法塵爲緣而生故；爲作補救，印順又建立發明迥異佛說之真如一法，謂：蘊處界萬法滅後，其滅相不復滅失，滅相永存，故蘊處界斷滅後之滅相即是真如。這個真如卻是與三世因果完全不相干的法，異於佛說真如心是因果的主體識與實行因果者。

佛所說的因果主體識，既是三世因果的主體，也是無餘涅槃中的本際，也是般若的主體，是全部都以第八識心體爲中心而有世間法、出世間法的，是完整性的、全面性的佛法架構，是一心而有世、出世間法的；但是印順以他的創見，發明全新的滅相真如……等佛法理論與架構，將佛法全面的割裂，再以如是破碎（註）而分崩離析之自創佛法，取代諸經中佛說之三世因果主體識如來藏；主張因果主體識之意識細心是不可知、不可證的，以不可知、不可證之意識細心，取代佛說真實可證之第八識如來藏心體，冀望能使實際法界中因果確實執行之事實，能與印順創見中才可能存在的因果論主體並行。（註：太虛法師說印順把佛法割裂成支離破碎

狀態了。）

然而意識細心說，不免落入緣起性空、終必斷滅之無常空中，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爲緣生故，緣起法之意識心是有生之法故，有生之法則必有滅，絕無可能成爲三世因果的主體識，則印順所建立的因果主體識意識細心已成妄想。印順又另外建立一個外於因果主體識之眞如法，如是假立之眞如又不能出生萬法，也不是無餘涅槃中的實際，反而是由生滅性之意識覺知心思惟所生之法，亦是由蘊處界滅盡後的滅相空無而妄說爲眞如者，仍是斷滅法（空無）之虛妄法；是故意識細心與滅相眞如，皆是依蘊處界中之意識覺知心思惟而有的法，故都是無常、生滅、有爲之法，都屬於妄想之法，故其滅相眞如一法，是虛相法，不是實相法。又其滅相眞如，本是附屬於五蘊法而存在的，五蘊法生滅虛妄，故印順附屬於虛妄五蘊而有的滅相眞如，當然是虛相法。

又滅相眞如的本質，並非法界中事實上確實存在之眞實法，故說印順創造的滅相眞如是虛相法，只是想像所得之名言，純是戲論。其滅相眞如一名既非如佛所說爲萬法本源之實相法，又是依附於生滅性的蘊處界而有的法，如同兔無角是依附於牛有角故有，牛有角法虛妄生滅，故兔無角法也是虛妄生滅之法；所以印順的滅相眞如其實正是兔無角的戲論法，如是而倡言爲中觀，則印順派之中觀見，

仍墮於斷滅見及意識思惟所得之戲論中，不能自外於兔無角論。

佛法中說的眞如、涅槃、我、因果主體、中道實相、般若理體，都是同一如來藏心體。一切佛法、世間法，全部都匯歸於如來藏心體，由如來藏心體而出生佛法三乘菩提及一切世間法，由如來藏心體而顯現二乘聖者所入的無餘涅槃境界非是斷滅境界，由如來藏心體的眞如性、中道性而有般若實智，由如來藏心體而有一切種子的智慧，由具足如來藏一切種子的智慧而成一切種智，因此而成究竟佛道，由是而成爲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切法界整體觀，一切法界無不賅攝於如來藏一法界中，這才是符合佛法中心思想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反觀印順的眞如、涅槃、我、因果主體、中道實相、般若理體，則是割裂的，是互不相關的，因爲他所知的是：萬法不是由一個主體心出生，而是各自存在的，是互無關聯的。所以他承認「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心法、佛法。所以太虛法師說印順把佛法割裂成支離破碎狀態了，一點兒都沒有冤枉他。

至於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之所「悟」，仍不離意識心境界，仍墮意識心中，具足常見法，無異常見外道；此爲星雲、聖嚴、惟覺三人所不能舉證、否認、辨正者，假以三十大劫時間思惟之後，亦仍無法具文否認及辨正之。乃至近年因爲

常被批評「修福不修慧」，恐被指責來世將成爲「大象掛瓔珞」的愚法行善者慈濟功德會證嚴「上」人；她既見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證悟」大師皆以意識覺知心作爲常住不壞心，便也大膽追隨而寫書狂言：意識覺知心只要常住於歡喜布施而永不退轉之歡喜境界中，即是已證初地證量（其意大約如此，原文請覓其諸書所說）。證嚴於書中如是處處暗示自己已是超越初地之大菩薩，令人對之生於大信，努力捐輸錢財，俾使證嚴法師可以藉眾人所捐龐大資源，廣於世界各處行善，達成名聲國際化之大目標。

慈濟之證嚴法師，於《心靈十境》書中說：長期布施而心中歡喜不退者，即是證得初地歡喜地境界。不需親證實相心如來藏。她又在別本書中公然指稱：「意識卻是常住不滅的。」認爲不需斷除我見，可以認取意識爲常住心。然而此是未斷我見之凡夫見解，於大乘別教中，說爲尙未圓滿六住心般若觀行之人，亦是聲聞解脫道中未斷我見的凡夫，當然也是未曾親證第八識如來藏的凡夫，尙且不能入住賢位的第七住位中，何況能是具有道種智之初地心？這就很分明的自曝其短而顯示她尙未圓滿第六住位的斷我見觀行。由此種種事行，觀察星雲、證嚴、聖嚴、惟覺四人所「悟」，皆是因中說果、未悟言悟、未證謂證，都不免大妄語業果報，一切有智之人所不取焉！如斯印順……等大師諸人，皆以弘揚佛法之善名、

善事，而行破壞佛教了義正法之事實：實際執行佛教法義膚淺化、常見化、斷見化、世俗化之行爲。

復次，佛教另有外道攀附聚斂資源之大問題存在，非唯大師們的誤解佛法嚴重事項，故說現代佛教已經病得很嚴重了。誠如一九九八年三月現代禪《本地風光》月刊第二十五期刊出，鄭志明教授接受張火慶教授之專訪記錄中說：「今天台灣很多宗教團體，表面上都說要帶動心靈的改革，骨子裡卻在搞祖師個人的崇拜，而缺乏集體的提昇；到後來都變成一種財力搜刮。所以這些新興宗教的教主都很有錢，像清海名下的資產就幾十億，甚至幾百億，可以去救助越南難民。我覺得這不是很健康的方向，但現實社會裡的世俗大眾，往往還是需要這樣，也就是以金錢來換取神聖性的超越——我給你錢，你給我（宗教上的神聖（作者案））滿足；這是一種速食文化。這樣做當然有市場，有發展；但基本上是把宗教當成一種產品，而信徒則是消費者。在這種供需求則下，宗教的理想性必然喪失。」

附佛法的新興宗教固然極力搜刮錢財，佛教中自稱正統宗教的四大山頭，不也都是各自聚集五、六十億或百餘億，或二、三百億錢財？四大山頭三十年來聚集的錢財，合起來應該不只五百億台幣了；但是，超過五百億台幣的鉅金，都只

是在世俗法上的表相佛教中，也都用在弘揚常見、我見的思想，以及用在弘揚印順的密宗黃教應成派中觀上面，誤導學人共同落入外道的無因論中，這是現代禪當年所不敢說出來的事實。但佛光大學鄭教授在這篇專訪文中，仍已指出台灣佛教在一九九八年以前就已經是走向偏鋒很久了；如今以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四大山頭行事作風與弘法方向來印證之，與鄭教授所說一一符契；而大陸佛教界則是勇往直前的正在跟進這個方向，至今仍無絲毫警覺與反省。可見鄭教授早在一九九八年時就已洞見佛教危機所在，其言絕非無的放矢，不是杞人憂天。

然而印順派學說之錯謬，平實從來不曾閱讀他人之評論，皆直接就自己所見加以辨正；近日因為欲造此書故，取閱以前之現代禪月刊，旁讀鄭教授之文，頗覺其文實是先見之明所說，惜乎評論辨正印順法義之事，現代禪未竟其功即中途暫止；然而所說當年台灣佛教亂象等言，已經頗有可觀，亦大有令人必須省思之處，海峽兩岸佛教界都應據此加以省思。譬如現代禪溫金柯先生在一九九八年時，於《本地風光》月刊第二十五期十一版文中曾說：

「二、另一部分則是接受印順法師影響的佛教徒，他們的困局歸結到底，都可以說是由於修證之學的迷茫而導致的。其型態大略可分為三種：1. 第一種前面已經提過，就是他們把宗教熱情轉移到學術研究上，這毋寧是一種歧出。2.